

晚清金融战

不一样的晚清覆灭史

李德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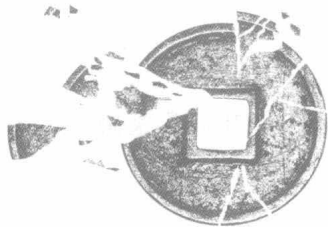


第一部从经济、金融视角
解密晚清覆灭的财经小说

还原晚清三十年金融战争
揭秘跨国资本围猎黑幕

廣東旅遊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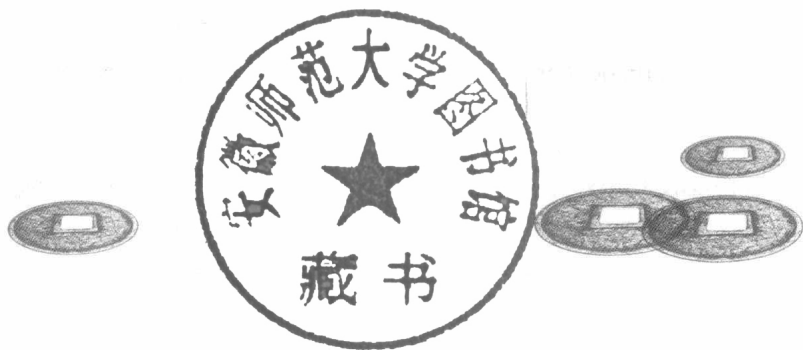
悅讀書·製發行·悅享人生



晚清金融战

不一样的晚清覆灭史

李德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金融战：不一样的晚清覆灭史 / 李德林著.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570-0166-7

I. ①晚… II. ①李… III. ①金融—经济史—中国—清后期
IV. ①F83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4593 号

晚清金融战：不一样的晚清覆灭史

Wanqing Jinrongzhan: Bu Yiyang de Wanqing Fumieshi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4 号楼三楼 邮编：510642)

印刷：北京海纳百川旭彩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大兴区黄村镇桂村工业园)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 tourpress. cn

邮购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4 号楼三楼

联系电话：020-87347994 邮编：510642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17.5 印张 284 千字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推荐序

薛荣年

华林证券 CEO

百年前，同光兴盛、洋务运动将晚清封建王朝推上了资本巅峰。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大清帝国被彻底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百年前，帝国资本，一幅惊心动魄的画卷——无序扩张之中愈渐迷失了方向；国际资本陷阱重重，蛮横侵入；股市泡沫、楼市泡沫、生丝泡沫，金融风暴隐忧不绝，轰然落幕。

百年前，官场商界，豪杰人物风云际会——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楨、刘坤一、何璟、盛宣怀、胡雪岩、徐润、唐廷枢、朱其昂、郑观应，纷纷被卷入了晚清资本漩涡。人物的命运交织着历史的步伐，多少无可奈何的妥协，多少束缚中的抗争，多少举足轻重的更迭，开始了一场操纵与被操纵的博弈。

关于百年前的大清帝国，多少人欲一探究竟。然，视角不同，风景各异。《帝国之殇》独辟蹊径，曲径通幽，却最终豁然开朗。它重现了 1872 ~ 1911 年间的晚清王朝的资本市场，以生动的笔触对一系列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深刻剖析，去解读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萌芽期，国家（朝廷）、官僚、商人、洋人、民众，各自扮演着的角色。其披露的历史真相令今天的资本市场中人震惊错愕，原来百年之前的商人及官僚们资本运作的手法，早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于是乎，我们终于窥见晚清中兴究竟是如何走向了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怎样走向了北洋海军的失败，在晚清朝廷遭遇政治、军事、经济彻底崩盘的背后，金融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自 2008 年始，美国次贷危机恶性膨胀，华尔街投资银行被并购、接管甚至破产，金融风暴在全球迅速蔓延、恶化，全球股市大跌，继而虚拟经济

恶疾开始向实体经济蔓延。受国际投资市场、美国经济衰退等原因的影响，中国的资本市场也面临太多压力，摇摆不定。股市震荡、楼市高企、物价飞涨、金价攀升、人民币升值、工资贬值，金融的潘多拉魔盒让市场眼花缭乱，全球的金融危机让我们迷失了方向，到底是经济的内在体系崩溃还是另有国际阴谋？百年之前的欧洲，为了转嫁危机，就将罪恶的手通过资本通道伸向了风雨飘摇的晚清。

放眼当下，谁能保证，中国在复兴崛起之路上，不会遭遇一个看不见硝烟的资本战场？谁能保证，西方强国为了解己之困，不会在经济领域联手使诈，以金融战争攻击中国这艘已经起航的经济航母，令中国经济发展改变航向和航程，如同百年之前的“金融之殇”？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经济会被美国经济拖垮吗？面对这一场金融大海啸，我们正准备实现的“大国崛起”的梦想是否会戛然而止？

《帝国之殇》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今昔会否惊人的相像。中国官僚和资本家、股份制改革、内幕交易、金融骗局、国家诚信缺失等等，带领我们找到了当今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基因，让我们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与广度中审视中国资本市场的波诡云谲。读罢全书，你会发现，大清帝国所交的学费和金融沧桑正是今日之鉴。

本书作者李德林，是一位颇具才华而又勤奋努力的青年专业型作家，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名新生代作家，文笔犀利，视角独特，写作风格大胆务实且注重专业题材，曾经撰写了多部颇具影响力的文章和作品，被海内外媒体广泛转载。此次《帝国之殇》的问世让我们又从全新的角度去认识这个青年作家的不同侧面，他的作品让我们更加充分地了解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也让我们认识到历史在发展的进程中往往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业内人士更好地运作资本市场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了解、学习、研究——或者说是重读——历史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以史为鉴、温故知新、不重蹈覆辙。

黄昏的资本幽灵

历史总是令人泪流满面。

现实离我们很近，我却无法用心灵去感受，冰冷地令人窒息。历史离我们很遥远，我却可以用心灵去对话，因为我们没有距离。

我一直徘徊在现实与历史的时空隧道之中，一直想写一本关于资本决定国家命运的书，却一直难以落笔。是写现在？还是过去？沉浸在五千年历史的灿烂辉煌中，我们一直在迷失着自我，骄傲的历史已然成为我们民族的包袱，我们失去的不仅是昨天的华彩，更是现代文明的先机。现实的笔触总是令人一声叹息，追逐纷乱的脚步，却难以跨越世俗的篱笆墙。

《帝国之殇》就是截取了时空隧道的一个片段——晚清最后三十年。晚清帝国的灭亡距今已经百年历史，离我们很远，也很近。教科书告诉我们，那一段历史是满洲八旗的腐朽无能，辛亥革命的辉煌，北洋政府的操蛋。一个礼崩乐坏、黑暗专制的黄昏，谁才是真正的命运操盘者？资本幽灵？专制威权？专制之权与资本勾结注定那是最肮脏的时代，因为权力成为利益的奴隶，最终变异成国家怪兽，利益集团的做大，老百姓必将遭遇洪水猛兽。

最坏的时代，理想总是那样奢侈，总有一群人会将灵魂交给魔鬼，拯救这个让他们伤心欲绝的国家。当英国人的炮舰敲开了晚清的大门，爱新觉罗王朝的暮气令整个帝国陷入恐慌与迷茫，以恭亲王、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一帮王公贵胄掀起的改革浪潮也随之席卷而来，金融强国的梦想燃烧着他们的激情。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太后、皇帝、亲王、勋臣、商人、海归各色人等纷纷粉墨登场，这场惨烈的政治博弈首先从航运业的改革开始，随后逐步扩张到以钢铁、煤炭为首的大工业，改革的巨轮推动着日趋没落的帝国，迈向

了以铁路、金融为首的整体改革时代，这是一个超越想象的改革之梦。

资本快速地在腐烂的帝国肌体里奔跑，专制的政体犹如地府的幽灵，疯狂地吸取改革的血液，权力握住了资本的咽喉。当恭亲王奕訢，汉族武装集团的勋臣左宗棠、李鸿章一个个离开人世，风雨飘摇的帝国面临权力的交替，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左右着改革的步伐。

失衡的政治改革最终成为经济改革的包袱，吞噬了资本的所有激情。当人们疯狂地沉溺于外国庄家的陷阱之中，伸向资本的权力之手已经难以收回。大量的国有资金在股市中灰飞烟灭，资源配置失衡引发的信心杠杆崩盘，在股市的柠檬效应影响下，专制者的决策失效，使整个国家陷入了迷茫之中，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宣告了这场改革终以付诸东流而收场。

历史总是令人唏嘘，当我们回望那一段纷乱的历史，就会发现历史是一场永不落幕的话话剧，生旦净末丑从未在这个舞台上离开，因为改革在不断地重复昨天的故事。辛亥革命一百多年后，出版《帝国之殇》，我希望从资本的角度再现晚清那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在这里，首先感谢鹏力丹心的总经理容敬先生，是他的辛勤奔走令《帝国之殇》得以顺利出版。对北京时代光华图书有限公司和鹭江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是他们的慧眼让本书获得了出版的机会。我感谢我所有的朋友，谢谢你们的支持，也期待你们提出更多宝贵的批评意见。

目 录

推荐序 / III

序 黄昏的资本幽灵 / V

001 / 第一章 绝命招商局

帝国首辅重臣李鸿章向皇帝献策发行股票、募集资本，夹缝之中求生存的招商局是帝国的拯救者还是覆灭的掘墓人？几度疯狂，几度悲伤，资本如同玄妙的魔盒，成为工业的助推器，也成为了帝国政客操持权柄的工具，将大清王朝推向了颤抖的巅峰，也一步步带入了鬼魅摇曳的墓场。

1872 资本封喉 / 003

招股幕后博弈 / 016

鲸吞洋船大鳄 / 029

致命的多元化 / 047

065 / 第二章 滴血的股票

帝国工业一片朝阳普照，在洋鬼子媒体舆论、流通市场股价的双重操纵下，钱庄倒闭、地产崩盘、股票暴跌，一场飓风般的金融危机席卷全国。嗜权的慈禧太后力挽狂澜推行激荡的改革开放，资本在封建的肌体里变异成为一剂政治博弈的毒药，将帝国覆灭的悲剧推向了高潮。

1883 金融风暴 / 067

帝王资本迷途 / 095

疯狂的状元公 / 116

改革大师慈禧 / 138

161 / 第三章 王朝颠覆者

列强间谍密布九州，图谋瓜分帝国重工业资源。一场日本人精心策划的银行挤兑风波将大清帝国逼上了绝路，英国人再次上演了一场股市骗局，资本成为帝国救亡的毒药，跨国黑幕揭开之后，帝国的金融危机彻底将爱新觉罗王朝推向了覆没的深渊。

龙旗下的劫难 / 163

帝国汉阳谍战 / 190


狂乱的年轻人 / 216

王朝的颠覆者 / 238

附录：大事记 / 267

第一章

绝命招商局



1840年6月28日，应21岁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下的向大清帝国开战的命令，48艘铁甲战舰黑压压地驶向珠江，540门大炮对准广州城门，浓浓的炮声响彻羊城，滚滚硝烟弥漫在帝国的上空，禁烟英雄林则徐指挥帝国八旗勇士扛着大刀长矛进行殊死抵抗。大刀长矛在炮火中灰飞烟灭，闭关锁国上千年的中华帝国大门被野蛮地敲开了，遥远的西方商人挟资本后盾独霸中国港口贸易，高息漕运要挟帝国，庞大的帝国机器尽在洋人掌控之中。金融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不堪一击的大清帝国民生凋敝，饿殍千里，是生存还是毁灭？

1872年一个飘雪的清晨，大清帝国的朝堂上一份奏折如惊雷炸响，一场你死我活的资本博弈华丽开场，资本精灵拍打着美丽的翅膀，穿越浓烈的硝烟，飞向了古老而又沧桑的天朝帝国。帝国首席重臣李鸿章向皇帝献策发行股票，募集资本，大兴帝国工业，拉开了帝国重工业化的大幕，一场旷世悲剧在激情中上演。在李鸿章的资本蓝图里，招商局成为第一只翩翩起舞的美丽精灵，上市申请、发行融资、并购重组、集团扩张奏响了帝国现代资本运作的完美进行曲。招商局是帝国的拯救者还是覆灭的掘墓人？几度疯狂，几度悲伤，资本如同玄妙的魔盒，成为工业的助推器，也成为了帝国政客操持权柄的工具，将大清帝国推向了风雨飘摇的巅峰，也一步步步入了鬼魅摇曳的墓场。

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希望通过招商局这种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来拯救生死垂亡的封建王朝。在千百年如同寒冰浸淫的封建集团里，招商局犹如一株路边的野草，格格不入，夹缝之中求生存的招商局在航运、铁路、电报、保险方面华丽的多元化之旅，慢慢地消融着大清帝国脆弱的经济生态，也慢慢地将大清王朝引向了一种变态的经济体制，在大清王朝的肌体里犹如注入病毒一般，资本在大清帝国的上空长袖曼舞，斑斓的晚霞绚丽夺目，那一抹多情的斜阳在慢慢地扩散、消弭。

1872 资本封喉

1872年1月23日，紫禁城北风狂卷。

寅时三刻，朦朦胧胧的夜色还笼罩着皇城，内阁大学士宋晋坐在朝房的茶几边，从怀里摸出怀表看了看，这个时候帝国皇帝同治还在梦中。旁边的大臣们围在一起闲聊，突然门上的棉布风帘掀起来了，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李鸿章一步跨进来。身材魁梧的李鸿章将官帽摘下来，轻轻地抖了抖，接着又抖了抖身上的沙尘。朝房顿时安静下来。宋晋瞟了一眼李鸿章，不禁打了一个哆嗦，顺势摸了摸放在左袖筒里的折子，还带着自己的体温。

卯时的钟声响起来，一名太监掀起了风帘。净鞭三声响，群臣鱼贯而入养心殿，还没有亲政的小皇帝同治哈欠连天，小毛孩儿没有一点皇帝的威仪，帘子后面的西太后慈禧轻轻地哼了一声，同治皇帝顿时规规矩矩地坐端正了。

没等李鸿章说话，宋晋就迫不及待地走出群臣班列，上奏小皇帝，要求内阁否决福州船政局昨日的拨款请求，并宣布马尾船厂停止造船——由于连年造船，马尾船厂的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两，“靡费太重”，两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太平军匪患也已经剿灭，因此朝廷不必在传统水师木船外再造轮船，增加巨额费用，尤其是在财政如此紧张之时还“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

宋晋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现在国家反正内外都没有仗打了，耗尽国家的财力跟外国人比造船，能造好甚至比洋人的还好吗？这样白费功夫、浪费银子的洋务搞了也没意思。宋晋说着说着，瞟了一眼旁边的李鸿章。李鸿章脸上毫无表情。宋晋微微地抬了抬头，同治皇帝在龙椅上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显得百无聊赖。宋晋终于说完了最后一句话：江南制造局跟马尾船厂一个模式，都应该关门。

旁边的李鸿章眉宇一颤，面色十分凝重。

整个朝堂顿时乱轰轰一片，耳语不断。宋晋这简直就是在打李鸿章的脸，天下人谁不知道，江南制造局是李鸿章跟大清帝国的再造者，更是湘军领袖曾国藩创立的洋务样板企业，将江南制造局关门岂不是否定了李鸿章的洋务功绩？

李鸿章很镇静地走出群臣班列：“启奏皇上，宋大学士所说在理，造船

应该停止。”

此言一出，朝臣们的目光立刻都齐刷刷地盯住了李鸿章，纷纷摇头不解，宋晋也很惊讶地看着李鸿章，很显然这在他的意料之外。同治皇帝也开始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

在帘子后面的慈禧太后一看朝堂上炸开了锅，也是眉头紧锁。

宋晋不仅曾经是英法联军攻打北京留守护城的功臣，还在辛酉政变过程之中潜伏在慈禧太后的对手里面，成为慈禧太后夺取中央大权的忠诚内应，慈禧太后的军功章里，宋晋居功至伟。但慈禧太后也拿这个宋晋头大，辛酉政变之后，宋晋擢升工部侍郎，穷苦出生的宋晋是十年寒窗的八股文人，对浪费是看不惯的，别说马尾船厂耗费了几百万两银子，就是先皇咸丰的陵寝，这穷文人都说太浪费了。现在宋晋已经是内阁大学士了，大清王朝在平定太平军匪患之后，满洲八旗日渐衰落，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帮再造社稷的大功臣成了帝国的权力中枢，慈禧太后一方面要提防老情人奕訢，一方面又要钳制这些汉人的权力，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汉人遏制汉人，政变大功臣宋晋正好是钳制李鸿章的理想人选。

马尾船厂跟江南制造局确实耗费了朝廷不少银子，慈禧太后又通过安插在曾国藩与李鸿章府上的密探掌握了重要情况。李鸿章跟曾国藩通过书信商议民办商船货运的事情，李鸿章的机要秘书盛宣怀，就是那个久考不中的落魄秀才已经进入筹划阶段，一旦李鸿章跟曾国藩创办商运轮船，那又将是洋务派向朝廷索要银子的一个绝好机会，现在将马尾船厂跟江南制造局给关了，洋务派也就不会再要银子，他们也就不会整天在朝堂上或者背地里相互攻讦。

现在，宋晋将一颗地雷扔到朝堂上，总得有个说法，否则皇权威信何在？慈禧脑子里也有点没有转过来，以李鸿章的脾气秉性看，怎么可能在宋晋面前一败涂地呢？两人根本还没有交手，难道这个李合肥背后又有什么鬼把戏？还有那个远在西北的左宗棠，虽然现在没管着马尾船厂，当初看到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局，那可是拍着胸脯，从商人胡雪岩那里拆借银子创办的。为了能将马尾船厂成功地办下去，左宗棠这个老狐狸三请丁忧的沈葆楨出任福州船政大臣，主抓马尾船厂的工作，可见其有多么上心。一直以来，左宗棠对马尾船厂也从未彻底放弃过。这家伙现在西北握有重兵，可恶的沙俄人扶植了傀儡阿古柏进军我西北门户、帝都咽喉新疆，得罪不得。慈禧太后仔细权衡，一旦两个船厂都关门了，老情人领衔的洋务派可就要翻天了，他们的中坚力量都是像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楨等地方总督、巡抚一类

的高级官员，一旦突沓煽动这些人合起来对付她们孤儿寡母，自己就得不偿失。思虑再三，慈禧太后命人将宋晋的折子先收走了，让李鸿章、曾国藩等人好好商量之后再议。

李鸿章的秘书盛宣怀听到了宋晋在朝堂上语惊四座的上奏，风风火火地闯进了李鸿章的书房。

“中堂大人，前段时间你让我清理江南制造局旗下的公司，现在问题基本都解决了，现在就因为宋晋那个顽固老头儿的几句话，你就真的同意将江南制造局给关了？”盛宣怀有点激动，两手一摊，痛心疾首地陈诉道，“中堂大人，江南制造局可是洋务派的样板企业，如果关闭了江南制造局，就意味着对洋务派的否定，进一步也是对你提出的海防国防策略的否定呀。”

李鸿章放下手上的书卷，一脸的轻松：“杏荪呀，我知道这段时间你辛苦了，你放心吧，江南制造局是关不了的。”

盛宣怀突然搞不明白李鸿章这个人了，自己跟随李鸿章也有些时日了，大人今天说话怎么有点颠三倒四的呢？

“中堂大人，你不是在朝堂上跟宋晋站在一边，同意将江南制造局关了？”盛宣怀忍不住追问道。

李鸿章呵呵一笑：“我说杏荪啊，看来你还是年轻呀，江南制造局可以说是我跟恩师曾国藩的洋务实验田，也是我提出海防国策的后勤保障基地。你想过没有，这个江南制造局这些年给我带来多大的压力，筹钱都愁白了我的头发，这么大的企业，没有银子，我恼火呀。”

盛宣怀听着听着眼前一亮，脸上慢慢地露出了微笑。李鸿章五十多岁成为核心领导人，智慧非常人所及。江南制造局的规模小于马尾船厂，如果说资金压力大，那么李鸿章的压力绝对没有左宗棠的压力大，如果说李鸿章割不下江南制造局这块心头肉，左宗棠更是割舍不下，宋晋的第一目标是马尾船厂。李鸿章太了解左宗棠的脾气了，这一次李鸿章同意关闭船厂，左宗棠肯定要跳出来反对。宋晋这一次明面上是财政不济，无力造船，一旦船厂关闭，左宗棠靠钱庄拆借银子维持运转的兰州制造局关门只是时间问题。看来李鸿章今天在朝堂上就是要让左宗棠物极必反，盛宣怀向李鸿章深深地鞠了一躬，退出书房。

李鸿章陷入了沉思，今天朝堂上慈禧太后收走了宋晋的折子，还让大臣们好好商量商量，这种不支持也不反对的举动让李鸿章有些无奈。这就是统治者的御臣术，只可惜现在大清王朝已经中落，应该学习邻居小日本明治维

新那样进行经济制度上的变革，才能真正让大清王朝强盛起来。这一点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慈禧太后应该比宋晋那样顽固不化的老家伙更清楚大清王朝的形势。都到这个时候了，慈禧还在想着让宋晋这样的人来钳制洋务派，用政治手段钳制经济制度的变革，进一步达到钳制其政治膨胀的目的。这一切都注定洋务运动只能是一场变态的制度变革，扭曲而悲壮。

在李鸿章的心里，江南制造局是万万不能关闭的。想当初李鸿章奉湘军首领曾国藩的命令，率领 6500 名刚刚招募来的淮军子弟乘英国轮船到达上海，与洋人联合围剿太平军。一直跟随曾国藩的李鸿章那一次可是开了眼界，当看到洋兵洋器，对其精利的武器，整齐的阵容，李鸿章是满脸惊奇，即使有千个帝国王爷武士僧格林沁，面对这样的尖锐火器，也只能是板上鱼肉，充当炮灰的下场，可想而知，帝国这么多年受人欺负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一次洋枪队的刺激让李鸿章的脑子里不断闪现尸体横飞的太平军叛军，同样在这十年中，洋人老毛子也用这些火器与船只将帝国的子民打得血肉模糊。同治三年春，李鸿章在写给总理衙门大臣、领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的信函中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若学习外国之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其人。”1865 年，李鸿章与恩师曾国藩在上海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李鸿章望着书房外纷飞的雪花，宋晋这个老东西仗着当年守卫京城外城的功劳，以及辛酉政变中成为慈禧太后的功臣，就盯着马尾船厂资金问题而对洋务的旗帜性企业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居然还说两次鸦片战争结束了，没有战争的大清王朝没有必要自己造轮船。

这个宋晋简直是太天真了。洋鬼子是铁了心要从我大清王朝榨银子，一次鸦片战争打完了，强迫大清帝国签订了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的不平等条约，将大清帝国白花花的银子给搬走了。大把的银子没有满足那些红鼻子蓝眼睛的家伙，还要打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杀了那么多大清子民，几个义愤填膺的文人忍不住挽起袖子举刀剁了几个嚣张的英国老鬼，英法联军就长驱直入，先帝咸丰一路惊吓跑到了承德。正是那些在帝国眼中让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洋鬼子，他们用一把疯狂的大火，使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转瞬变成了废墟，隆隆的黑烟让整个紫禁城在哭泣。宋晋看来是早已把那段触目惊心的日子抛诸脑后了，想到此，李鸿章决定跟恩师曾国藩商量一下对策。

曾国藩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了，躺在病床上的曾国藩看见李鸿章进了卧室，努力地撑起身子。没等李鸿章问安说话，曾国藩的脸就跟乌茄子一样：

“我说少荃，你到底搞什么名堂？几年前你就说不仅要造兵船，还要造商用轮船，今天你在早朝的时候怎么宋晋一说，你也就跟着附和？宋晋书生一个，不懂战舰对大清的重要性，难道你也糊涂了？兵船都不让造了，你说你造轮船的计划还能实现吗？”

“恩师，现在无论是造兵船还是轮船，我们都必须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钱，用西方人的说法就是我们没有雄厚的财力，没有资本。宋晋今天反对造船看上去是在利用钱这个问题打击我们的洋务企业，打击我们的洋务变革，更深层次说是太后利用宋晋来钳制我们这一批从镇压太平军匪患走过来的湘军淮军势力，担心我们尾大不掉。虽然今天朝堂上太后收走了宋晋的折子，却不难看出太后对宋晋这个政变大功臣还是很重视的，如果我早上在朝堂上跟宋晋当庭激辩，恐怕我们之前兴办商业轮船的计划，就会彻底被太后的帝王钳制术给扼杀。”李鸿章顿了顿，接着给曾国藩详细分析大清王朝面临的金融危机，“鸦片战争之前我们是靠茶叶丝绸出口，洋鬼子是靠鸦片交易走了我们大清国库里的银子，到现在我们依然没有改变这种被动的贸易局面。如果说英国人设在印度的鸦片交易公司是为了方便他们交易白银的话，那么现在上海滩林立的洋行、银行、保险公司，已经超过四十家，这些洋鬼子的金融企业将大清王朝的民间资本全部吸纳到他们的腰包里，大清子民到他们那里去存的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吸储了银子后的这些洋鬼子利用金融机构拉高了汇率，这背后是洋人对中国贸易的一次有预谋的系统性围剿。洋人的商船快于中国贸易出口的帆船，中国商人自己运输出去的茶叶往往是亏本，回国了换银子却由于汇率的拉高，换的银子越来越少，导致这些出口商人跟国内的商行、钱庄形成了贷款呆账甚至坏账的紧张局面。而洋鬼子的金融机构现在是不断收缩贷款，基本不给国内的商人贷款，即使贷款，利率也高得吓人，甚至有高达百分之五十的利率。不少商行钱庄为了周转资金，只有向外资金金融机构高息贷款，商人为了周转资金也高息贷款，这样一来国内的钱庄和商人资金链断裂，江浙一带的茶商不少都破产了，商行钱庄半年之内破产数量超过五十家。”

“恩师，外资金金融机构围剿大清的商人跟钱庄商行，导致我们的出口遭遇系统性的毁灭打击，可以说破坏了我们固有的出口生态模式。这种模式跟病毒一样逐渐延伸到我们的种植业、加工业，导致的一个恶果是民生凋敝。而外资产品流入中国后由于他们的交通运输比我们强，导致我大清进口交易额越来越大，流出去的银子也越来越多。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我们的关税

是跟洋人协商，进口的关税很低，出口去别的国家收的很高。这样一来在财政税收方面的缺口就越来越大，我们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只能是越来越大。”李鸿章摇了摇头，“现在赔款都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洋人又通过商业途径卷走了我们的银子，你说我们搞洋务产业，银子从什么地方来？我知道，洋鬼子现在可是变着法子找我们麻烦。一旦我们的兵船都停下来，真正到了要打仗的时候，我们可能毫无还手之力。那样我们可能又要赔别人数万两银子，我们的财政可能面临破产，我们的朝廷可能面临破产。所以我们现在不仅要保住造兵船，还要想办法改变我们航运落后的局面，想方设法改变财政危机，渡过金融危机。”

曾国藩赞许地点了点头，看来从鸦片战争之前，洋鬼子就策划了一场深远的资本战争阴谋。他们跟大清王朝展开进出口贸易商战的背后，是以制造大清王朝贸易逆差来拯救他们的金融危机并富国强兵，带给大清王朝的是连年的财政赤字，民生凋敝，会将大清王朝推向金融风暴的猛烈旋涡之中。大清帝国的命运悬于资本，现在大清王朝可谓让资本一剑封喉。

“看来我们是得周全谋划，在战场上我们真刀真枪地拯救了大清王朝。但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看不见敌人的商场上，我们也决不能让洋鬼子的阴谋得逞。”曾国藩颤颤巍巍地坐了起来。

躺在病床上的大清帝国拯救者、一等毅勇侯曾国藩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身体不行了，自己不能带着最后的遗憾离开。对慈禧太后隐忍了几十年，这一次如果自己再沉默，将来就再也没有机会为大清帝国的航运业出一点力了。曾国藩很艰难地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态度比较明确：“船局不宜停止。”在信中，曾国藩认为，船局应该查找造船技术方面不足的原因，而不能断然说因为技术问题就不造船，至于费用问题在节省的基础上，想办法筹措，而不能没钱就要关门。曾国藩在信中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马尾船厂投入了几百万两银子，除了造兵船外，还可以造四五艘商船，平时租借给商人运货，如果遇到战争，就调集来运兵。朝廷可以派熟悉商情、公廉明干的人与商人交接，但要做到言必信，让利于商。当然这些商船还可以通过海路运送漕粮，招揽公家业务来拓展自己的业务，海运漕粮的费用比沙船费用低，也可以夺回洋人垄断的大清航运权。曾国藩还委派江南轮船操练的道员吴大廷与江南制造局道员冯焌光筹划轮船招商事宜。令人遗憾的是，曾国藩很快就撒手人寰，也一并带着他跟李鸿章商定的谋定而后动，借力打力夺回大清王朝航运权的遗愿永远地走了。